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八回 正士遭逢坎珂

卻說元春自幼好隨著母親學習認字。卻也古怪，她的母親不過略識數行而已，惟這元春，不上二年間，竟比她母親多識幾倍字。卻這般聰慧穎悟非常，所以儼然一個女才子。每日只管央父親去買各項書籍以及各家書鈔回來細看。不數月，竟會作起詩來。這張老兒看她如此聰明，心花都開了，愛如掌珠，諸多不敢拗她，雖屬小小生意，家道貧窮，然元春說要那一本書看，她便十分委曲，都買了來與她。再不道這豆腐店的女兒，竟堆了一案的書籍。其妻仇氏見老兒過愛得狠，常諫道：「我們如此清貧，有了個女兒，只望她做些針線，添補家計。怎麼還順著她混亂花費錢鈔？東一部西一本的，買著許多書紙做什麼？我當日亦是父母把我貴氣，教我讀書識字，只望我後來不知怎的帶挈她。」

後來嫁到個胡經歷，不五年我便做了寡婦。此時父母又死了，哥嫂不情，無奈才嫁了你。如今只落得做一個當爐賃春的卓文君。看來女子識字，十個中再沒一個好命的。今後再休驕縱慣她，還是叫她做些針線，幫幫家用才是呢！」張老兒道：「這是她小兒女的情性，管她則甚？然做些針線亦是正事。你的女兒，你難道說不得她麼？」說過之後，其母便屢屢止這元春不要讀書做詩，做活幫家才是。這元春聽了母親的言語，不敢不遵，便日裡幫著母親做活，夜裡稍暇，仍背地執著書卷，不忍釋手的看。

其時，元春已是十五歲了，海瑞在她店中住的時節，常常見她。然海瑞是正氣的人，雖見了這般如花似玉的美女，卻也不大留心她。所以元春見了他也不十分躲避。張老兒看了海瑞這樣至誠，常道：「我兒，這位海老爺自從到我們店中以來，不曾偷眼看人，不曾說過一句無禮的話，況且又待我們這般情義，只如家人父子一般，你也不必故意躲避了。況且他常在這裡住的，要躲避時，奈房子又小，怎麼躲避得許多呢？」因有了這句話，元春也就不必故意躲避了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那嚴嵩自從得倖，常在帝前供奉。帝惟其言是從，惟其計是聽，一時顯赫無比，此際已為通政司了。他在京建府第，買僮畜婢，娶了兩房夫人，又終日與張志伯在外面賣官鬻爵，廣收賄賂。他的家人嚴二，自稱為嚴二先生，在嚴府門下很得主子重用，而嚴嵩亦倚之為爪牙，算得心腹家人。這嚴二便倚著主子的權勢，在外邊重利放債，抽剝小民。

這京都地方，最興的是放官債並印子錢。何謂印子錢呢？

譬如民間有赤貧的小戶，要做買賣，苦無資本，就向他們放債的借貸。若借了一千文，就要每日攤勻若干文，逐日還他，總收以利加二為率。每日收錢之時，就蓋上一個私刻的小鈴記，以為憑據，就叫做印子錢，其利最重。貧民因為困乏，無處借貸，無奈為此，原是個不得已的事。這嚴二就乾了這門生意，終日裡便去放印子債。人家曉得他是嚴府得用的家人，哪個敢賴他的？所以愈放愈多，得利不少。

是年京城大旱，糧米昂貴，張老兒生意又淡，兼欠下地稅，奉官追呼，迫如星火，正在設法借貸。一日，張老兒送豆漿到嚴府裡來。此刻嚴二正在門房上坐著，看見張老兒雙眉不展，沒情沒緒的。因問道：「老頭子，我見你這幾天眉頭緊皺，卻到底為甚事來？」張老兒見問，歎了口氣道：「不瞞二先生說，這幾日竟開不得交了，所以愁悶呢。」嚴二道：「你家口有限，靠著這老店，很夠滋藉，怎麼說開不得交？難道官債私債，被人催逼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正是為此。近來米糧昂貴，店裡生意又甚淡薄，所賺的都不敷用。在往時，還有十餘伙客在我們店裡住，如今竟沒有，只得一位海老爺，又不在店中吃飯，主僕三人自開火的，不過每月與我一兩的房稅。如今地稅又過限，府裡公差日日登門追呼，又沒處去借貸，所以煩悶呢。」嚴二笑道：「這些地稅，有甚大事，要這樣煩悶？」張老兒搖首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我們生意人，若欠了錢糧，那府裡提將去，三日一比，五日一卯，只怕這老屁股經不得幾下大毛板呢！」嚴二道：「如此厲害麼？何不向住房的先討過些房租抵納，也免得受苦呢。」張老兒道：「說來好笑，我在這都城，開了二十年的客店，不知見過了多少客人，從沒有見過這位海老爺如此慳吝的呢！」嚴二道：「他既是個老爺，想必是個有前程的，要體面的人，怎麼這般慳吝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他不是有職缺的人員，乃是廣東的一個窮舉子，又沒運氣。是前次進京會試的，走得遲了，來到京中，已是四月，過了場期。又不肯空走一道，便在我們店中住下宿科。不獨銀子有限，可憐他主僕三人，衣服也不多得兩件。這位海老爺外面一件藍布道袍，自到店來就不曾離了身上一日，至今還是穿著呢！他與翰林李老爺是個同年鄉親，每到院裡去，都是這一件衣服，即此就可以見得。只是他為人誠實，再不多一句話的。卻也介廉，自到店來，水也不曾白吃過我們一日，如何便向他開口呢？」

嚴二聽了，便不覺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這樣的窮舉子還想望中麼？罷了，我看你是一個老實人，值這樣急迫之時，我這裡借與你幾兩銀子，開了這個交如何？」張老兒聽得嚴二有銀子肯借與他，恰如坐監逢赦的一般，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二先生，你老人家是個最肯行善的，若肯相信，挪借幾兩銀子，免我吃苦呢！這是再造之恩，利錢多少，子母一並送還就是。」

嚴二道：「我的銀子是領了人家來的，亦要納回利息與那主兒的。只是每兩扣下二錢，加三行息，一月清楚。若是一月不能清，債利就是。」

張老兒聽了，自思八扣加三的銀子，如此重利，是用不得的了。只是事屬燃眉，捨此更無別法可以打算。自忖不過吃些虧，一個月還了他就是，好過明日吃棒，終然拖欠不得的。且顧了這眼前，寬了一限，再作道理。打定了主意，便向嚴二道：「這是本應的，但得二先生肯借，我們就頂當不起了。不知二先生肯借我多少呢？」嚴二道：「你要借麼？十兩罷。」

張老兒聽得肯借十兩，除了幾兩交納，還剩得幾兩充本錢，一發好得很。便道：「這就是二先生相信得很呢，小老不知將何以報大德？」嚴二道：「周急之事常有，亦不用你報答，只要你依期交還就是。若要銀子時，可即寫個借券來，我就有銀子給你的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小老不曉得怎麼寫法，求二先生起個稿兒，待我照著寫罷。」嚴二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便引了張老兒到房內，自己磨墨飽筆，寫了一紙借券稿兒，自己讀了一遍，隨與張老兒觀看。張老兒連忙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立借券人某，現在某處。今業某生理某店，只因急需，無法挪借，蒙嚴某慷慨，代挪紋絲銀錠十兩，每兩每月加息三錢。以一月為限，依限子母交還。如有遲誤過限，另起利息，並本計算。今欲有憑，立券為照。

嘉靖某年月日立借券某的筆。

張老兒看了，卻不解得後面這兩句。只道是一月不還又與一月利息的意思。隨執筆照著寫了，一字不曾增減，畫了花押，復遞與嚴二觀看。

這嚴二接了借券笑道：「果然一字不差的。」遂收了券，隨在牀上枕畔，取了一錠來，交與張老兒手上道：「這是八兩頭，除了扣頭，共算十兩。這是上足成色的元絲錠兒，你親自看過。」此際天然將昏，張老兒略看了一看，便納於懷中，說道：「好的，你老人家是個至誠的，那裡還有偽假的銀子呢？」千聲「多謝」、萬句「蒙情」，出門而去，滿心歡喜，一直望店中而來。

時已將晚，只見妻子怨道：「怎麼去了這半天？可憐那府裡兩個公差又來呼喚，不見你，被他狠狠的罵了一頓。好言語還不肯走，說是堂上十分嚴催得緊，明日掃數了。若是不納了這項銀子，恐怕帶累他們，他們是難做情的。這般說，竟坐著等你同去見官呢。虧了海老爺並兩位管家小哥，費了多少唇舌，方才勸了他去。已經約了明日一早清款。你卻不知在外邊做些甚麼，到這個時候才回，卻不知家裡了。」張老兒道：「你不必操心，我有主意在此。包管明日有銀子上納就是。」不住的微笑，只管叫取晚飯來吃。其妻埋怨道：「偌大年紀，全一些不知憂慮。四處無門可貸，還在那裡說夢呢！」張老兒道：「這不是夢，是實話。你不信，我把件東西你看看。」遂在懷裡拿出銀子來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這都是夢話麼？」妻見大喜，也不問銀所自來。夫妻大喜，用過夜飯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日張老起來，要將銀子到銀號裡交納，找回些來充本。

及至到了銀號內，那銀號的人看了，說聲：「不好的！」把張老兒嚇呆了。正是：只因以己忠誠處，今日方知中奸謀畢竟張老兒怎麼了，且看下回便知。